

【岁月留痕】

花开里的夏天

□肖复兴

一

我对合欢情有独钟，源自童年。夏天，在离我家不远的台基厂老街旁，第一次见到合欢树，开满绯红色的绒花，透明的红云一样，一直飘向长安街，有一种童话般的感觉。读高中时，我写过一篇作文《合欢》；后来，我写了一则短篇小说《合欢路口》；前两年，又写了一本儿童小说《合欢》。合欢，从童年一直伴我到老。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从南城搬家到北城樱花西街，紧邻新建的土城公园。进公园南门，一眼看见好多棵合欢树。正值夏日，满树绯红色的绒花，清风中飘飘欲飞。童年阔别之后与合欢再次相见，让我兴奋，不住对刚上小学的儿子说：合欢不仅花特别，叶子也很奇特，昼开夜合，敏感如含羞草。儿子不信，晚上跑来看，果然如此，第二天带了好几个同学，白天和晚上来公园，连看两回，不亦乐乎。

二十年前，孩子结婚，为孩子买房，选中这个社区，是我和儿子都一眼看见了这栋楼的前后，欢快呼应似的，种有好多棵合欢，覆盖在绿叶上面绯红色的绒花，仿佛童年的梦蓦然绽放。

可惜，没过两年，社区里的合欢树相继死掉，最后一棵合欢树被连根拔走，换成白蜡树之后，我再未见合欢。

如今，北京城的街道和社区以及大小公园，别的树种越来越多，却很难再见到合欢。

最近，偶然在网上看到北海公园里开满合欢花的照片，那绯红色羽毛一样轻柔的绒花，是那樣的熟悉，那樣的亲切。便赶去北海，在小西天旁边极乐世界的大殿前，找到了四棵合欢。树比较高，却不那么粗，树皮皴裂，有些沧桑，年头却没有那么老，猜想也就是几十年的历史。仅仅四棵，错落间隔，并未成阵。满树长叶如穗，长得绿葱葱、密实实的，但花很少，而且，只有两棵树上有零星的小绒花，另外两棵树上，一朵花都未见到，只顾着长叶了。其中一棵，大概患病，被截去一枝树干，独臂倚斜，孤独得有些无奈。在大殿金色琉璃的映衬下，显得有些瘦小委屈，不成比例，远没有网上照片看到的漂亮。这和我小时候见到的台基厂街道两旁开满绯红色云彩、一直飘向长安街的合欢花，和我在土城公园甚至在社区里见到的红艳艳轻柔一片的合欢花，都大不一样。

我多少有些失望。或许，一切都是回忆在作怪，回忆中掺杂着今天的想象。想起法国音乐家柏辽兹，晚年时候，大老远从法国奔波到意大利的热那亚，去看望童年时单恋过的女孩，已经是年近七十的老太太。岁月在他的回忆和幻想中发酵，见到的这位老太太，还可能是童年时那个“有着一双大眼睛，穿着一双粉红色的鞋子”的可爱小姑娘吗？

柏辽兹说过：“人世间只有活在心中的东西才是真实的。”

旧梦不可重温。就让合欢花开在回忆里。

二

暑假，天坛里游人格外多。藤萝架下，坐满了人。这里离祈年殿比较远，一般时候，来这里的外地游客很少。今天，坐在这里的多是外地游客，脸上淌满汗珠，衣服的后背都湿透了。这里绿荫很浓，比较

凉快，大家正好可以歇歇。

我坐在藤萝架下，画对面的一对姐妹——当然，是我猜想的。姐姐穿着圆领白T恤，妹妹穿着红白相间的格子衫，两人都穿着黑色的短裙，很清凉的装扮，但架不住天热得要命，依然都是一脑门的汗。姐姐比妹妹大好多，看样子，妹妹也就十来岁，姐姐有二十多了。妹妹累得够呛，连扇扇子的劲头儿都没有了，脑袋像断了秧的南瓜，倒在姐姐的肩膀上休息，手里的扇子跟着有气无力地耷拉下来。

我快要画完的时候，被姐姐发现，她向我走了过来，是个高个子的秀气姑娘。我忙向她坦白：画你们呢！然后，自动缴械般把画本递给她，说：画得不好！她接过画本，连说：画得多好呀！然后拿出手机，问我：我能拍下来吗？当然！这无疑是对我最大的鼓励。我忙答道。

妹妹也走了过来，看画本上的她和姐姐，看姐姐拍照。

我问她：是你姐姐吧？

她点点头。

我又问她：你上几年级了？

姐姐拍完照，把画本递还我，替妹妹回答：她今年暑假刚小学毕业，这不，我带她来北京玩玩，她还从没来过北京呢，一直想来北京。

我对姐妹俩说：肯定是考得不错，奖励一下妹妹！姐妹俩都笑了。

我以为姐姐在上大学，一问，才知道，已经工作几年了。姐姐整整比妹妹的年龄大一轮。父母身体不好，姐姐高中毕业没有考大学，找到一份工作，替父母分忧，也为供妹妹上学。现在，又特意请假带妹妹到北京来圆梦。这姐姐当的！我不由得夸她，又对妹妹说：看你有个姐姐，多福气呀！

妹妹的嘴唇扭了扭，似乎不大服气。我又对她说：你要是没这个姐姐，谁带你来北京？就算你有个姐姐，比你只大一两岁，你试试看，还不得跟你争这争那老打架？有这么个姐姐多好，老给你买好东西吃、买好衣服穿吧？

妹妹抿着嘴笑了。

姐姐也笑了。

她们是湖南长沙人，昨天上午到的北京，下午去故宫，今天上午逛天坛，下午去国博。姐姐安排得很满，她说只请下来几天的假。

我问姐姐：下面准备去哪儿？

去西天门看看，听说那里有个福宴，专门做宫廷点心和冷饮，带她去尝尝。

是个好去处，去福宴正好路过通往祈年殿御道的大道，大道两旁种的都是有年头的老槐树，现在正是开花的时候，特别好看，是北京现在槐花盛开时最好看的大道了。

是吗？妹妹睁大了眼睛。

姐姐谢了我，礼貌地和我告别，带着妹妹看槐花去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我也去了那里，看槐荫夹道，看树上花开如雪，地上落花如雪。那一刻，我想起了我的姐姐。她也是年龄整整大我一轮，不到十七岁那年，离开北京，到内蒙古修那时正在建设的京包线铁路。临分手前的那年夏天，她带我和弟弟一起到天坛这里，看槐荫夹道，看槐花如雪。

七十三年过去了。姐姐今年整九十了。

（作者为著名作家，曾任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社副主编）

□戴永夏

我们单位的退休职工有个好传统，遇到想不通的问题时，及时在微信群里展开讨论。近日，同事老王情绪比较低落，总觉得生活没意思，缺少快乐。群主老张便提出一个“哪里寻找快乐”的题目，让大家展开讨论，各抒己见。

原古籍编辑室主任老朱说，日常生活中只要善于寻找、发现，到处都有快乐。以清代画家、文学家郑板桥为例，他曾写过一首《满江红·田家四时苦乐歌》。在这首词中，郑板桥列举了农夫一年四季的快乐：春天的快乐莫过于“春韭满园随意剪，腊醅半瓮邀人酌”，随意采摘满园带露的春韭，家中腊月酿的美酒还有半缸，正寻思哪天与朋友同饮；夏天的快乐莫过于“原上摘瓜童子笑，池边濯足斜阳落”，傍晚，看小孩子在瓜田摘瓜，笑声朗朗，在池塘边濯足，一边洗，一边欣赏美丽的晚霞；秋天的快乐莫过于“紫蟹熟，红菱剥；桔桔响，村歌作。听喧阗社鼓漫山动郭……”秋收时节，家家吃紫蟹、剥红菱，到处是纺织、吊水及唱民歌的声音，社日祭神的鼓乐“漫山动郭”，丰收美景令人心醉；冬天的快乐莫过于“秫酒酿成欢里舍，官租完了离城郭”，自酿的高粱美酒熟了，租税交完，大家高高兴兴地迎接新年。

另一位老编辑老孙接着说，知足才能常乐，才能感悟幸福快乐的真谛。知足作为一种人生智慧，与贫富无关，与地位高低无关，身处清贫或逆境中的知足，更难能可贵。古人常把“布衣菜饭，可乐终身”当作知足常乐的最高境界，明朝时的胡九韶堪称这方面的典范。他家境清贫，一边教书，一边耕作，所获仅可供衣食温饱，但他很知足，每天黄昏都要到门口焚香跪拜，感谢上天赐给的“清福”和快乐。妻子不解：“我们一日三餐都是淡粥疏食，这算什么‘清福’？”他说：“首先庆幸我们没有遭遇战争兵祸；又庆幸我们全家人有饭吃、有衣穿，不至于挨饿受冻；第三庆幸我们家床上没有病人、监牢中没有亲人，这不是‘清福’是什么？”正因其生活知足心态好，清贫的日子也过得有滋有味，自得其乐。

爱读书的老刘则认为，有些快乐是从比较中得到的。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：从前有个国王，住的是金碧辉煌的宫殿，吃的是山珍海味，却感到不快乐。他问一位大臣：“你每天过得快不快乐？”大臣回答说：“我每天都很快乐。”“为什么而快乐呢？”大臣回答：“我庆幸不像那些穷苦农夫整天吃糠咽菜，我吃得好、穿得好、住得好，生活已经给了我幸福，我为自己的幸福生活而快乐。”国王又去问一个农夫：“你活得快乐吗？”农夫笑着回答：“我活得很快乐。”国王奇怪地问：“你每天吃粗饭、穿破衣，怎么还会快乐？”农夫说：“我的生活虽然苦一些，但我活得很充实，我很健康，不像盲人那样什么都看不见，我为有健康身体而快乐。”国王又问一个盲人：“你每天都生活在黑暗中，一定很痛苦吧？”“不，我很快乐。”盲人的回答使国王大吃一惊：“拥有什么使你快乐呢？”盲人坚定地回答：“虽然眼睛看不见，但我拥有最宝贵的生命，能平安地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就已经很快乐了。”国王恍然大悟：不管身处何境，只要珍惜得到的、满足拥有的，快乐就无处不在。

轮到我发表意见，我说，对一个善良的人来说，当自己“与人为善”“善待生命”的理念得以实现，就会感到快乐。退休二十多年来，我天天早晨坚持登山，登山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喂养山上的一些流浪猫，每天给它们送食送水。时间长了，它们也跟我成了“朋友”。每当看到它们大老远跑来迎接我、亲近我，吃饱喝足后高兴地在我面前打滚、撒欢，给我“表演”，我便感受到一种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快乐；由于我经常上山，身体得到锻炼，体质增强了，又得到健康之乐；而这样做，又使“尊重生命”的理念找到载体，“慈悲为怀”的爱心得以释放，使我感受到一种灵魂高尚的快乐。快乐并不遥远，它常常就在我们身边，只要善于发现它、接受它，从而更好地享受它，到处都能找到快乐。

群主老张也感到很有收获，最后总结说，通过这次讨论，大家提高了认识，开阔了心胸，增长了知识，丰富了生活，这次关于快乐的讨论，不也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快乐？

（作者为济南出版社编审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原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）

【人生随想】

哪里寻找快乐